

玉树临风 海棠树

在园林树木中，人们对海棠树总是宠爱有加。海棠树具有传奇色彩，大约与它小巧玲珑和高贵的出身有关。

海棠（*Malus spectabilis*）是蔷薇科、苹果属植物，是中国著名观赏树种，也是各国喜爱的园林树种，全世界观赏海棠品种已经超过1000种。中国海棠的栽培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800年，最初人们驯化种植海棠是看中它的果实具有实用价值。到秦汉魏晋南北朝，海棠价值来了个大转变，由食用价值变为观赏价值为主。海棠树广植于皇家园林、富户园林以及寺庙之中。隋唐时期，随着农业大发展，海棠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唐德宗宰相贾贻（730—805）在其所著《百花谱》中称海棠为“花中神仙”，这是书籍中海棠较早出现的称谓。宋代海棠栽培出现了高潮，还出现了《海棠记》《海棠谱》等专著。经历了唐宋时期的繁殖后，海棠慢慢成为常见栽植花木，走进了寻常巷陌。不仅大户人家，普通百姓都喜欢上了海棠树，开始种海棠树。只要条件允许，有院子的家庭，哪怕住的是柴房，都种上几棵海棠树。一进门，空旷处，左右对称植上海棠，纤纤树体，玉树临风。海棠树型不大，果实小巧，看上去乖巧十分，让很多人喜欢一点也不意外。小院有几棵海棠树，春看花叶秋看果，温馨满人间。

宋朝以来，歌颂海棠有名的诗词千首以上。才女李清照云：“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”“长记海棠开后，正伤春时节。”曹雪芹在所著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七回，借贾探春的身份发起海棠诗会，大观园众姐妹以《咏白海棠》为题，宝钗、黛玉、宝玉各赋诗一首，加上湘云诗，共六首。黛玉诗中云：“偷来梨蕊三分白，借得梅花一缕魂。”此诗有精神，力压他人。

古代人将海棠种于小院，如今，海棠树已经成为城市绿化、美化观赏花木（虽然不乏果实有很高食用价值的品种），其中许多海棠品种是著名的观赏植物，如：西府海棠、垂丝海棠、贴梗海棠和木瓜海棠，习称“海棠四品”，是重要的温带观花树木。园艺变种有粉红色重瓣者和白色重瓣者，分布于山东、陕西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诸省。由于海棠巨大的适应性，现在华北一带，海棠已经常见。北京名人多，四合院多，所种海棠树也多。首都机关大院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地，海棠树都是必选树种。院子多，海棠树自然少不了，有海棠的院子总给人以温馨的文化气息。为了让老百姓更好地欣赏海棠树，北京市把海棠作为绿化先锋品种，遍植大街小巷。在我上班的和平里街道，就有好几条街种了海棠树，作为美化品种，和月季一起分享大众目光。我不是特别喜欢小花小果，但海棠给我的印象尚好。春天时，海棠开花稍慢于桃花、梨花，以粉色为主，开在枝头，和嫩绿的叶子搭配，显得比较小喜庆，不像桃花那么闹。过了盛夏，海棠树一身绿叶就没有人关注了。直到秋天，枝头挂上小果实，因不去食用，偶尔瞥上一眼，就此走过。印象深刻的是，大兴区林草局党校大楼前有几株大海棠树，树高六七米，壮实，很能开花，果实也多，秋天，树根落一地小果，颇为壮观。

十一期间，我不想去外地名胜古迹看人头攒动，只想安安静静地流连于普通公园，正好温榆河公园盛大完工，就开车去了示范区公园。那里其实我去过几次，每次只走大路大圈。此刻，秋天不冷不热，公园里人不多，空气清新，坡上植物还沉浸在夏天的余温里，优美地生长着，绿着，能开花的开花。一路上遇到几多海棠树，初看还以为是山楂树，细看却是海棠树，果实小，颜色从黄到红，到深红。我以为山坡上的海棠只是例行种上几棵，不意来到东园时，却结结实实看到了一个海棠种质园。

这个海棠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始建于2002年。2016年列入国家林草局第二批国家林木种质基因库，保存各类海棠种质124份，申请北京市海棠良种13个。海棠园里，各种海棠树像在走模特步，一字展开。有的海棠果大，有的海棠果实艳丽。目测，海棠树有二三十来种。树前立了小牌，介绍品种信息。优良的海棠可观花、观叶、观树型、观皮干，花期延长20多天。最让我注意的是，这里介绍一个理念，让海棠树给小鸟服务。说的是，海棠果成熟了也不摘，故意留下来作为鸟类过冬食物。这里的鸟有百十来种，除了水鸟，山地鸟譬如灰喜鹊、麻雀等都有口福。原来，海棠树在生态修复中是小鸟的天然好伙伴，鸟在海棠树丛中可以容易筑巢，寻觅食物，看来我们还喜欢海棠树的是鸟儿们。



胡伟，原籍安徽，现为《生态文化》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，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，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笑迎客来

张君燕

小时候，家里来客人，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情。父母忙着洒扫庭院，我和哥哥负责擦拭桌椅板凳。干净整洁，是对客人最大的尊重。

那个年代物资匮乏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，父亲却必是要留客人吃饭的。我不解，父亲笑着说，咱家过得紧巴，别人可能更不易，留他们吃顿饭，一来是尽主人的本分，二来也算帮了人家一把。既为相帮，断不能用粗茶淡饭招待，父亲早就准备好了食材，叮嘱母亲做出几盘像样的饭菜。

家乡盛产竹子，乡亲们靠手艺制作了各种竹货。父亲脑子灵活，又踏实肯干，在镇子上开了个竹货铺，将乡亲们生产的竹货卖出去。竹货铺不大，货物多是卖给周边村镇的人，偶有外地客商采购，但数量都不多。父亲很满足，赚多少算多呀，能够维持一家人的食用就行了。

那时候家里来的客人，主要就是父亲的顾客。由买卖结识，一来二去，成了朋友。朋友来了自然热情招待，餐桌上虽没有大鱼大肉，但普通的饭菜就足以看出父母的用心，再加上几杯从小商店里打来的二锅头，宾主相谈甚欢，皆是红光满面。母亲提前给我和哥哥留出来了一些饭菜，这些都是平日很难吃到的

美味，我们大快朵颐，自然也很高兴。饭毕，父亲笑容满面地把客人送到大门口，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。

旧时交通不便，通讯也不发达，亲友来访一般无法预约，除了偶遇乡亲，提前捎个口信之外，大多都是不期而至。面对突然造访的亲友，家人既惊喜又有一些慌乱——没有准备，拿什么招待客人呢？父亲总是最先镇定下来，一边指挥我们给客人端茶倒水，一边去院子里巡梭，走一圈下来，心里就有了谱。

一次，外婆去我家附近的庄子上办事，顺便来我家看看。外婆看过我们之后，忙忙地就要走。父母极力挽留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怎么能不吃顿饭呢？不巧的是，当时家里的余钱都压在了货物上，连我们的学费都是借来的，父母手头没有一分钱。

“宰只鸡吧！”父亲说着，就把鸡窝里的一只母鸡捉出来，炖鸡汤给外婆喝。母亲有些心疼，还靠那只母鸡下蛋给我们吃呢！父亲说，母鸡以后可以再养一只，不把老人家招待好可就是子女的不孝了。那顿饭，我们一家人吃得高高兴兴。时隔多年，我还能回味出那碗鸡汤的鲜美，如同外婆脸上欣慰的笑容，深深镌刻在我幼时的记忆中。



小憩
李昊天 摄

◇信笔扬尘

追逐一场云海

胡 铭

“随便炒两个小菜吧！我车上有鱼，你杀一下，再烧一个鱼头，我付加工费。”老板爽快答应：“行，不过加工费就免了。”

那是一条活蹦蹦的大鲢鱼，亲戚特地从太平湖买来的，说是味道鲜美，给我带回家吃。超大超厚的圆桶形塑料袋里灌水、充氧，以保证鱼儿路途上的鲜活。

炊烟冒头了，像站立起来的云，潇洒而慢慢地闲逛。它很高，比云朵还高。

厨房非常洁净，我在一旁看老板烧菜，“生意咋样？”老板边炒边说：“节假日好些，平时不行。不过房子是自家的，不需要什么开支。”

几个小菜端到桌子上，端进了浅浅的暮色中。山上的清新之气与杯中的酒香缠在一起，我不忍心过早地结束这场宴席，尽管是极为普通的二人简餐。精致的境地里，咀嚼着缓缓的时光，一切都在这里放慢了节奏。抬起酒杯，触碰到青山那结实的腰部，似乎也算是与远山的一次交流对话。伸出竹筷，可以夹菜肴，还可以夹白云。

一对老夫妻从我身旁走过，“味道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你儿子手艺不错。”老太太笑呵呵地说：“他是我的孙子哦！儿子去外地打工了，家里得留下他来照应。他还不太情愿呢！”哈哈，您老有福气啊！小伙子想出去闯一闯，他也想看看群山云海之外的天地。

不知不觉我们融进了寂静的黑幕中，山在休息，云在休息，鱼头砂锅也见了底。我又走进厨房，老板和他的爷爷奶奶坐在小板凳上，手里捧着一碗面，没有菜，那白白的面条比灯光还亮。

一道闪电弹出闪亮的光，刺破夜空，雷鸣轰隆隆地滚来，拟作裂般的吼叫，狂风辨不清方向，肆意奔跑。不一会，滂沱大雨呼啸而来。“叭”的一声，电停了，内外黑漆漆一片。我从睡梦中惊醒，

因为做小买卖，父亲认识的人很多，而父亲开的竹货铺又在镇子里的交通要道上，于是很多过路人也会到我家里歇歇脚。来者就是客，父母从来都是笑脸相迎，给客人搬凳子，泡茶、倒水。不管是熟人，还是仅仅萍水相逢的过客，父母都一视同仁。遇到饭点，还会留他们在家里吃饭。

现在看来，吃顿饭不算啥，添双筷子而已。但在当时，缸里没米、瓶里没油的状况并不罕见。而且一顿两顿倒也算了，长期这样，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。久而久之，母亲自然偶有怨言，父亲耐心解释：家有客来是好事啊，热热闹闹、红红火火多好，如果无人问津，才该发愁呢！后来看到顾客时常捧场，生意还算不错，母亲便也没有再反对。

长大后，读到“梧高风必至，花香蝶自来”这句话时，我突然想起父亲，这不就是父亲所为的写照吗？有客常来，是因为主人人缘好，而且也有招待客人的实力呀！

在如今去别人家做客成为一种打扰甚至是冒犯的时候，我无比想念童年的时光，想念那时候一家人忙碌着招待客人的情形，想念那时简单、纯粹的快乐以及人与人之间真诚、朴素的情意。

知其一

张爱国

傍晚，牛立涛到达京城。大街上，各衙门官吏，坐轿的，骑马的，步行的，三五成群，说说笑笑。引车卖浆的，玩把戏卖艺的，走路逛街看热闹的，人流如织。

“牛平，威风呢？拿出来啊！”牛立涛说着，一边掀开车帘，将头伸向车外。管家牛平一声“得嘞”，马鞭一甩，马蹄就“咯噔，咯噔”响亮起来，车速却慢下来。与此同时，牛平扯开大嗓门：“闪开，闪开！牛大人来啦！”满街的人立即驻足观看。

“哟！这不是吴大人、赵大人吗？别来无恙啊！”牛立涛忽然大声叫道，不待车停稳就跳下来。被叫住的两人正站在京城最大的青莲酒楼门前，愣着眼瞅了半天才认出牛立涛。吴大人拱手还礼道：“哟！敢情是牛大人啊！不怪如此大声势！”赵大人也上前拱手道：“恭喜牛大人还京，往后，又能与牛大人同朝，可以日日请教咯。”

“承蒙各位抬爱……”牛立涛声音响亮，笑声爽朗。

吴大人扫一眼牛立涛的车，踱过去，轻拍几下车上那只大木箱，又重重敲击几下，箱子发出瓷实的声响：“京城盛传牛大人清贫。呵呵，果然不虚传，牛大人真是清贫得很啊！”赵大人也敲击着箱子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不然皇上也不会常常夸赞牛大人，还屡次训诫我等学习牛大人。牛大人，兄弟今日在此做东，不嫌弃就移步小饮几盏？”

“二位大人谬赞。牛某方才入京，思家心切，不能奉陪。”二人点头，乐呵呵地迈进酒楼。牛立涛并没有走开，而是围着箱子这里瞧瞧那里看看，宝贝一般。其间又陆续有官员走来，他同样大声招呼，引得来人几句寒暄，拍拍箱子，然后乐呵呵地进了酒楼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早朝上，御史吴大人上奏：“陛下，有人从南方还京，车载大箱，尽是奇珍异宝。更甚者，此人目无陛下和朝廷，当日招摇过市，毫不隐蔽，在百姓中影响恶劣。”

皇上很吃惊：“竟有此事？可有实证？”“陛下，臣当日在青莲酒楼前亲眼所见，臣还数次敲击木箱。亲眼所见者，也并非臣一人。呵呵，赵大人立即接过吴大人的话：“陛下，臣也亲眼所见，也敲击木箱，箱内委实装满重物贵品。”接着，一二十人异口同声道：“陛下，臣等也亲眼所见。”

“谁？说出来。”皇上不由生气。“陛下，此人素有清贫之名，乃百官楷模，陛下也数次诏令我等向其学习，故而，臣等不敢说出他的名字。”吴大人看向牛立涛。众人也齐刷刷地看向牛立涛。皇上明白了，问牛立涛是否事实？

牛立涛上前几步：“陛下，诸位所说既真亦假。臣从南方入京时，委实车载一箱，箱内也委实装满物品，然并非奇珍异宝，而是薏苡。”

“薏苡何物？”皇上问。“薏苡乃南方特有物种，可食用，可入药。臣乃北方人，初入南方不适其潮湿，骨节肿胀疼痛，后经当地百姓介绍，食用此物，身体渐渐康复。此后多年，臣每日皆不离此物。此次回京，臣特意购买一车薏苡，一为食用，二为种植。陛下不吝派人至臣家后院，所种薏苡，已抽茎开花。”

吴大人笑嘻嘻地走到牛立涛面前：“牛大人好不幼稚，拿一种陌生物种就想欺瞒陛下和百官？认了吧牛大人，陛下谅你向来清贫，又为百官楷模，会法外开恩的。”

皇上点点头：“牛爱卿，念你多年镇守南方之苦，朕不会……”牛立涛跪地：“陛下，臣已说清，请明察。”皇上大怒，当即将牛立涛下狱。

半夜，一名狱卒悄悄走进牛立涛的囚室，低声说：“牛大人，小人知道您是冤枉，只是有一事不明：当日入京，您为何要高声炫耀，生怕外人不知道您有一箱物品？”

牛立涛一声叹息：“我问你，眼下本朝可有几个清官廉吏？他们自身腌臢也就罢了，又忌惮别人清廉。牛某素有一点薄名，担心入京后当差办学会受掣肘，故而不得已啊！”

“牛大人这是自污其名啊！然牛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他们忌惮别人不与他们一样，却又相信没有谁不与他们一样。牛大人那一箱，在他们眼里就是奇珍异宝。然如今京内有规矩，曰有福同享。您牛大人既然有一箱宝贝，三个月了，可曾与他们分享丝毫？”

“牛某明白了。我不贪，即是不与他们同道，他们忌惮；假贫，又不能与他们同享，他们忌恨！如此，岂不是要我……”牛立涛摇头叹息，“可是，皇上知我啊！”

“牛大人，上月，皇上诏令百官为西部战事募捐，他们捐献几何？您又捐献几何？”“我哪里比得了他们？我捐不出啊！”“牛大人捐不出？”狱卒一笑，“您这话，皇上信吗？”

